

# 象征手法对《蝇王》主题的表现作用

陈湘柳

(桂林工学院外语系, 广西桂林 541001)

**摘要:** 威廉·杰拉尔德·戈尔丁在其代表作《蝇王》中使用大量象征手法来表现“人心黑暗”这一主题。他认为人的本性基本上是邪恶的, 所以对人生抱着悲观态度。戈尔丁运用的象征手法基本可以分为两类: 个体象征和整体象征。个体象征形象主要来源于神话传说、圣经故事, 以及西方古典文学作品; 整体象征形象也就是通过上下文获得象征意义的形象。这两类象征手法交替运用, 起了揭示和深化主题的作用, 达到了神秘性与现实性并存的艺术效果。

**关键词:** 《蝇王》; 象征手法; 人心黑暗; 人性恶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8)05-0055-06

《蝇王》(*Lord of the Flies*, 1954)是当代英国著名小说家威廉·杰拉尔德·戈尔丁(William Gerald Golding, 1911-)的成名作和代表作, 同时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寓言体小说的经典作品。《蝇王》于 1954 年问世, 立即在当时的英美文坛引起轰动, 戈尔丁也因这部小说而获得 1983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小说突破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采用了一种“寓言编撰”<sup>[1]</sup>的方式来表达一个现代作家对人类内心的探索, 以寻觅对社会问题的解释。小说使用了大量象征手法来表现《蝇王》“人心黑暗”<sup>[2]</sup>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主题。由于作品中的象征意义非常突出, 很早就有学者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 如黄修齐<sup>[3]</sup>、骆丙屯<sup>[4]</sup>以及王悦<sup>[5]</sup>。前人是将作品中的象征抽离出来, 作为独立的个体进行分析, 本文则着重研究作者如何使用象征这一写作手法来表现人性恶的主题。

## 一、戈尔丁的战争经历和《蝇王》的主题

戈尔丁 1940 年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在 5 年的戎马生涯中, 他参加了多次战斗, 亲眼目睹德国“俾斯麦”号战舰被击沉。在 1944 年盟军解放法国的战斗中, 他亲自指挥过一艘战舰, 还参加过诺曼底登陆。而战争中的集中营、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新式杀人武器和方法的使用、两颗原子弹在日本的爆炸, 所有这一切都使他目睹了战争的残酷, 对战争给人类造成的巨大不幸有深刻的体会。

但面对那场使近 4 000 万人丧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面对着人类进行的这种大规模的自相残杀, 他感到惶惑不解, 他看不到战争的根源所在。加上战后的种种人类文明的危机和丑恶使得戈尔丁觉得必须重新去思考生活的准则, 重新判断道德的规范、善良与邪恶、纯洁与世故、理性与愚昧。最终他认为一切祸端都是出自人类残忍的本性, 人的内心是黑暗的。戈尔丁认为人类本身的不道德造成了邪恶, 把本来是好的东西改变成为坏的和有害的东西<sup>[6]</sup>。这种思想认识对戈尔丁

收稿日期: 2008-03-16

作者简介: 陈湘柳(1973-), 女,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 大学英语教学

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小说《蝇王》就集中体现了他的这种观点。

在小说《蝇王》里,作者描写了一群英国儿童从莺歌燕舞的天堂一步步走向相互残杀的屠场的故事,表现了作者内心深处美好理想破灭后极度悲哀的感情,以及作者对人生与生命的严肃思考和对世界前途的深刻忧虑。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力图揭示人性中固有的邪恶,说明罪恶来自人心深处,提出了“人心邪恶”的观点。戈尔丁认为:制度和规则只是暂时的,但人类的非理性和破坏性却是永久的<sup>[7]</sup>。他勾画出了一幅世界因“人心的黑暗”而被毁灭的可怕景象,试图从中找出人类悲剧不断重演的根源。

“人心的黑暗”这一主题很明显是从孩子们在孤岛上发生的故事中获得的一种象征意义。戈尔丁把一群孩子放在一个远离文明、与世隔绝的荒岛上,看看他们怎样在岛上生活,他们内心会出现什么东西,结果正像人们所看到的,孩子们暴露出来的恰恰是“人心的黑暗”。自此,《蝇王》无论是从其主题还是故事本身都获得了象征意义。如果忽略了这种象征意义,小说的主题就削弱了,小说本身的价值也就降低了,《蝇王》就只不过是一群孩子的冒险经历而已。但《蝇王》不是一部冒险小说,而是一部充满悲观,揭露人性邪恶的作品<sup>[8]348</sup>。

## 二、两类象征手法对“人心黑暗”主题的表现作用

为了表现“人心黑暗”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主题,作者在小说里大量使用了象征手法。

所谓“象征”,主要指以具体的、有形的物,表现或代表抽象的、无形的事物,即“寓理于象”,借有形寓无形,借一时寓永恒<sup>[8]311</sup>。对艺术作品中象征手法的正确理解往往可以透视作品的主题和作者的真实企图。作者戈尔丁运用象征的手法将小说的现实性与寓言性有机地融为一体,增强了小说的可信性及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内涵,更好地表现了“人性恶”这一主题。

在《蝇王》一书里,戈尔丁运用的象征手法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个体象征和整体象征。个体象征是具体事物的象征,一般是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为西方读者所熟悉的象征性形象;整体象征是由具体事物构成的艺术整体象征,一般指从上下文获得象征意义的形象<sup>[8]311</sup>。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对两类象征手法交替运用,起了揭示和深化主题的作用,达到了神秘性与现实性并存的艺术效果。

### (一) 个体象征的表现作用

个体象征形象往往来源于神话传说、圣经故事,以及西方古典文学作品。它能在读者心中产生出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使读者不自觉地产生联想,把眼前描写的事与一些神秘故事联系起来。这样,现实与神话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作者也正是要通过现实生活中的这种神秘性,及对“不可能”的渲染,达到一种发人深省的目的<sup>[8]313</sup>。

小说中这类象征手法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小说的标题——《蝇王》。黑压压的一群苍蝇叮在一个血淋淋的猪头上,围在中央的猪头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蝇王”。蝇王“Lord of The Flies”是 Beelzebub 的译文。Beelzebub 是来自于希伯来语的一个词,它本来是仅次于撒旦的一个堕落天使“别西卜”的名字。因为一切污物必为苍蝇的聚集之处,故英文中的 Lord of Flies(蝇王)也就与《圣经》中的“别西卜”在含义上紧密相连<sup>[9]</sup>。于是,这里的蝇王获得了深刻的象征意义,是污秽、邪恶和人性中罪恶的象征。当孩子们竖起猪头,对它顶礼膜拜时,就意味着这伙人已经皈依邪恶,成为魔鬼的信徒。

一提起蛇,人们马上会想到伊甸园里引诱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的撒旦,就是被上帝罚为在地

上爬行、让世人都恐惧的邪恶的蛇。小说中那个“蛇样的东西”是在杰克等人生火不慎而引起的一场大火中发现的。在熊熊燃烧的“地狱般的烈火”中，孩子们惊呼“蛇、蛇”！而那不过是燃烧着的山藤。蛇这一形象一方面在读者心中引起了联想，渲染了儿童心理的恐怖气氛；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认为这纯粹是小孩子的幻觉，把山藤误认为蛇。这样，小说的情节经得起推敲，无懈可击。从而也得出了象征性的意义：真正的蛇并不存在，蛇存在于人们心目中。“蛇”——恶，这正是小说的主题。

属于个体象征形象的还有火。而在书中“火”有两种形象：一是孩子们在山顶上升起作为求救信号的篝火；二是那前后两次的森林大火。且看第一种火的形象：在西方文化中，自从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取火种给人类，火就成了希望和智慧的象征。有了它，孩子们就有了获救的希望。在夜里，火光驱散了人们心中多少恐惧。后来山顶篝火旁来了一头“野兽”（实际是跳伞后死去的飞行员），篝火再不能燃下去了。孩子们想在沙滩上重新燃火的计划也因杰克的分裂而无法实现。在小说里，篝火的熄灭与希望的破灭及恐惧与恶的泛滥不是作者硬扯在一起的，它们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篝火熄灭了，再没有火光和浓烟吸引过往的轮船，孩子们获救的希望也破灭了。接下去是有关野兽的谣言四起，加剧了孩子们的恐惧。到后来愈演愈烈，笼罩着整个岛屿的是黑暗、恐惧、野蛮和暴力。

火的第二种形象：在初上岛点篝火的时候，杰克一伙就因不遵照猪崽子的科学措施而不小心引着了一片树林。于是孩子们在这地狱般的烈火中发现了上文所提的“蛇样的东西”。而一个脸上有胎痣的小孩也在这场大火中失踪了。“理性的”猪崽子也只能“胆怯地瞥一眼那可怕的大火，把海螺紧兜在怀里”<sup>[10]</sup>。火的肆虐是因人而起的，这就象征着人们心中的“恶”总是有意无意地摆脱理性造成破坏。就像潘朵拉宝盒，一旦不小心打开，就会遗患无穷。这场火是在孩子们还在理性时期发生的，就已造成了如此破坏。如果说第一场火是“恶”即将泛滥的一种先兆，那么在《蝇王》的最后，杰克等人四处追捕拉尔夫，还放火烧着了整个岛屿要逼他出来，这场火就是“恶”泛滥在整个岛屿的表现了。漫天的大火眼看就要把拉尔夫——这最后一个可能存在的良知也消灭掉了。到这里，谁还会怀疑这时的孩子们已经完完全全地被心中的“恶”占据了，理性的世界已经彻底毁灭了呢？而这场大火不是让人们仿佛又看到二战那惨烈的杀戮之火吗？看到德国杀人狂们焚烧犹太人尸体的熊熊烈焰吗？这里，《蝇王》中的这场大火从而也获得了象征意义——人心恶的泛滥使整个岛屿（社会）变得像但丁《神曲》里那燃着地狱烈火的人间地狱！

书中那个最终发现“蝇王”真相的孩子——西蒙，也具有象征意义。事实上，这个口齿笨拙、常常神志不清的小孩却是书中最富理智的人物，是美德的体现者。他虽然身体瘦弱，患有癫痫病，但在孩子们中间，他是极富友爱精神和正义感的。他为年龄小的孩子采摘甜果而不顾群蜂叮咬，为大家搭住棚，勇于为被欺侮的猪崽子伸张正义。他善于思考，有很强的洞察力，敢于正视黑暗的现实。他不相信鬼怪，首先揭开怪兽之谜，知道邪恶是人性中固有的东西。可悲的是，这个首先揭开“野兽”之谜，要给人们带来“福音”的人，竟被受偏见和狂热控制的孩子们当作“怪兽”活活打死。就像耶稣为了拯救人类，却被人活活钉死在十字架上。

通过这类让读者熟悉的形象，作者无时无刻不在引起我们的联想与思索，提醒众人那无处不在的人性邪恶。

## （二）整体象征的表现作用

整体象征形象也就是通过上下文获得象征意义的形象<sup>[8]313</sup>。首先是小说的中心人物拉尔夫。

他象征着普遍的人性,勇敢、正直,是唯一能同杰克较量的对手。他企图维持文明,实行民主。但是拉尔夫头脑简单,常常在以杰克为首的恶势力面前显得束手无策,有时还摇摆于善恶之间,甚至参与了杀害西蒙的暴行。戈尔丁试图说明,在善与恶、理性与野蛮的斗争中,善的力量是脆弱的、微小的,理性是不健全的。猪崽子象征理性与智慧。他相信科学,反对愚昧和迷信,知识渊博,提倡民主。但他体质虚弱,患有哮喘病和离开眼镜就什么都干不成的高度近视。就是这样一个理性的代理人在那个疯狂的夜晚也参与了杀害西蒙的暴行,事后却自欺欺人地说“没人看见”,“那天我们没在场”来逃脱责任和良心上的谴责。从作者无奈的笔触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作者的观点:理性与智慧在人性中是软弱的,甚至带有自欺欺人的虚伪。猪崽子最后被杰克一伙杀害。他的死意味着野蛮战胜文明,兽性战胜理性。

与拉尔夫、猪崽子相对照,杰克是野蛮和毁灭的化身,强权主义的代表。他生性高傲,凶恶残暴,咄咄逼人。不过,最初他还是个文明的孩子。他主动带领猎队去拾柴火,首先想出用眼镜取火的办法,提议大家要守规矩,由狩猎队保证求救的篝火不灭,负责站岗放哨,观察海面。但是不久,人性中的恶很快就占了上风,他的道德观也随之全面崩溃了。确切地说,是人性固有的邪恶在没有太多约束的条件下原形毕露。他制造分裂,放纵兽性,打死西蒙,伙同帮凶罗杰杀害猪崽子,火焚森林,追杀拉尔夫。他是一个走向野蛮、崇尚独裁的赤裸裸的人性恶的典型。他以强暴的力量建立起自己的统治。而拉尔夫、猪崽子建立的象征民主与文明的社会就这样被以杰克为首、罗杰为帮凶的强权与邪恶势力所粉碎了。于是,小说中围绕着拉尔夫、猪崽子与杰克等人之间的冲突、斗争都象征着文明与野蛮、理性与邪恶之间的斗争。最终,由于人性本身的不健全,野蛮战胜了文明,邪恶战胜了理性。

再看看小说中其它几个从上下文中获得象征意义的艺术形象。眼镜是猪崽子的随身之物,没有它猪崽子寸步难行。每当猪崽子遭到种种非难、排斥,或面对困难时,他总会不自觉地把手中的眼镜摘下来用衬衣擦擦,想借此得到一点帮助和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文中,眼镜就成了科学文明的象征。孩子们通过它燃起了获救希望的火。然而这象征科学文明的眼镜又是那么的脆弱和不牢靠。它首先是被杰克等人用来引起一场火灾,后又被砸破了一个镜片,最后它整个的被杰克等人抢去——这意味着科学文明并不总是被掌握在理性智慧的人手中,一旦它给恶魔掌握,将会给人类带来浩劫,造成无法估量的破坏。诺贝尔发明烈性炸药的最初动机并不是用它来制造大规模的杀伤武器,而爱因斯坦更没料到它参与制造的原子弹给广岛、长崎的居民带来了怎样沉痛的创伤。这些不都是科学文明结晶创造的杀人武器吗?这样,戈尔丁又一次通过象征性形象揭示了主题。

还有那个从海里捞上来的海螺。海螺质地精良、洁白晶莹。拉尔夫吹响它来召集分布在岛上的孩子们,并决定发言得先举手,并且要拿到海螺才能发言。从那时起,海螺就成了民主与权力的象征。但就是这样一个精巧的海螺,却脆弱得不堪一击,当海螺连同猪崽子的头一同被砸碎时,以拉尔夫为首的民主权力消失了,民主政体也随即解体了。海螺的被毁,象征着黑暗势力取代文明统治,专制战胜民主。戈尔丁安排的这一形象的象征意义是由它召集孩子们的这一特殊作用和它华丽的外表获得的,而它的中看不中用也决定了它的最终命运。这一象征意义显得真实自然、深切主题。

小说中出现三次的巨石,是一个典型的整体象征形象。山上滚下的巨石第一次出现是在拉尔夫、杰克和西蒙三人上山勘察地形时,把悬崖边的一块巨石滚下山去,将森林顶部树冠形成的华盖砸成个大窟窿。第二次是罗杰悄悄从山岩上推下一块巨石,将随拉尔夫向杰克索回眼镜的猪崽

子砸得脑浆迸裂,尸体也随巨石滚入海中,荡然无存。第三次是拉尔夫为躲避杰克的迫害而躲到一片荆棘丛中,杰克命令同伙从山上掀起一块巨石,欲置拉尔夫于死地。三次出现的巨石获得了一种象征意义——暴力。在《蝇王》里,暴力这一抽象概念具体化为一种有声有形的东西,其威力和毁灭性极其可怕。而书中的巨石是由人推下去的,也就预示着暴力是人为的,人是暴力的根源,这也正是戈尔丁的结论。

而那使孩子们日夜惶恐不安的所谓“野兽”,原来是一具腐烂的飞行员的尸体。这头野兽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孩子们同类——人!而先知先觉的西蒙从山上跑下要告诉大家事情真相的时候,却被已变成野蛮人的杰克部落狂呼乱叫地杀死了。这时他们的所作所为又与野兽有什么区别呢?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戈尔丁赋予“野兽”的象征意义——野兽是人,是人心中的黑暗,这也正是戈尔丁要证明的观点。

最后,小说结尾出现的军官和军舰也具有这样的象征意义。拉尔夫最后被一艘在附近海面上经过的英国军舰上的军官解救了。这里的军官和军舰都是成人世界的象征。岛上的孩子们自相残杀,退化到与野兽极其相似的地步。而成年人的所作所为与孩子们干的是性质相同的勾当。所不同的只是孩子们使用的是两头削尖的木棍,而大人们则是用原子武器!戈尔丁在小说中把孩子们的暴行根源归于人性的邪恶,那成人的世界正在进行的暴力的根源又在哪里呢?是的,孩子们得救了,可是成年人呢?谁来拯救陷于战争苦难中的成年人?这样,通过军官、军舰的象征意义,小说的主题升华了,儿童探险故事成了探讨人生、思考人生的严肃文学。

###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戈尔丁在《蝇王》这部小说里大量使用象征手法,是为了适应表现小说主题的象征意义的需要。而个体象征和整体象征两类不同象征手法的交替运用,又是为了适应表现现实生活的神秘性和真实性,从而也揭示了主题,表达作者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和观点。有人称戈尔丁的小说为寓言或讽喻小说,戈尔丁称他自己的小说为“神话”<sup>[1]</sup>。《蝇王》阐述了一个关于“人心的黑暗”的神话。在戈尔丁看来,虽然人心的光明也还是有的(如拉尔夫、猪崽子等代表的理性、知识),但相比之下,人心的黑暗更为强大,只要条件发生了变化,人的兽性就会突破文明的制约而酿成灾难。为了更好地表现主题,表现现实生活的种种神秘性质,戈尔丁使用了很多来自神话传说、圣经典故的形象和大量的象征,赋予小说浓厚的神秘色彩,渲染合乎小说情节发展的恐怖气氛。通过象征的手法,戈尔丁使笔下的人物既有现实性,又有寓言性。现实性增强了小说的可信性,寓言性则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内涵。这就是作者灵活运用个体象征和整体象征两种象征手法所达到的神奇的艺术效果。

#### 参考文献

- [1] 阮炜. 二十世纪英国小说评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101.
- [2] 行远. 《蝇王》的主题、人物和结构特征[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4, (5): 63-68.
- [3] 黄修齐. 威廉·戈尔丁《蝇王》的象征意义[J]. 外国语言文学, 1986, (1): 46-48.
- [4] 骆丙屯. 论《蝇王》的象征主义[J].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1999, (2): 39-40.
- [5] 王悦. 论《蝇王》中的象征主义[J]. 安徽文学, 2008, (1): 82-84.
- [6] 李玉花. 泯灭的童心, 泯灭的人性[J]. 外国文学研究, 1999, (1): 83-87.

- [7] Bradbury M.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1878-2001*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 257.
- [8] Abrams M H, Geoffrey 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M]. Boston, MA: Heinle, 2004.
- [9] Karl F R. *A Reader's Guide to the Contemporary English Novel* [M].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89.
- [10] 威廉·戈尔丁. 蝇王[M]. 龚志成,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48.
- [11] 王卫新. 中国的《蝇王》研究: 回顾与前瞻[J]. 外语研究, 2003, (4): 51-54.

## The Usage of Symbolic Means for the Theme of *Lord of the Flies*

CHEN Xiangliu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ilin, China 541001)

**Abstract:** William Gerald Golding uses symbolic images to express the theme of "*Lord of the Flies*". The theme is an attempt to trace the defects of human nature. Golding thinks that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s is evil, and he is pessimistic. Basically, there are two kinds of symbolic images, of which one is directly from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other is from the context of the novel. By using alternately these two kinds of symbolic images, Golding shows perfectly what he has had an insight into the social problem—the evil in human nature is the source of defective society's tragedy.

**Key words:** *Lord of the Flies*; Symbolic means; Dark human nature; Evil in human nature

(编辑: 周斌)